

舞台上 下

——新凤霞自述散文新作



河北人民出版社

舞 台 上 下

新风霞自述散文新作

河北人民出版社

舞台上下

新风霞自述散文新作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石 家 庄 北 方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1/32 13印张 266000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8.80元

ISBN 7—202—02139—0/G·3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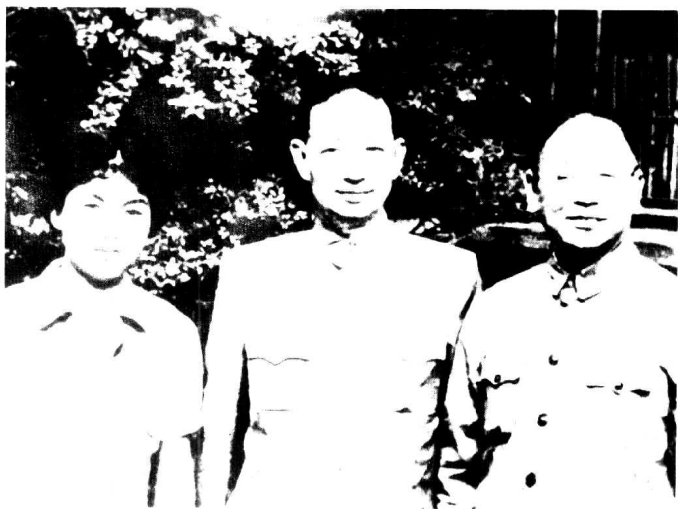
1957 年的作者



电影《刘巧儿》剧照 (1950年)



《牛郎织女》剧照 (1951年)



与梅兰芳、欧阳予倩合影 (1951年)



《花为媒》中张五可的艺术形象



1951年拜国画大师齐白石为
义父，为师



送六弟祖强赴苏留学合影 (1953年)

《花为媒》封镜
后，摄于北京马家庄
家中



老来伴 (1980年·北戴河)

出版说明

新风霞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兼作家。她富有传奇色彩和民俗风情的忆旧文章，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也是艺术史和社会史方面的宝贵史料。本书荟集了新风霞的近期作品103篇，内容大致可分为六类：一是回忆童年、少年时学戏从艺的梨园生涯；二是记述解放前夕北京天桥的民间艺人和商贩的历史状况；三是讲述解放后作者的演艺生涯和学习、生活；四是论述表演艺术上的体验、理论和技巧；五是回忆与梨园界、影视界、曲艺界及文坛、画坛上的大师和专家们的交往与友情；六是叙述晚年家庭生活情趣、执著的追求、品德修养和养身之道等。编排上大

体以上述六类内容的先后为序。本书为作者授权本社辑录而成，在体例等技术方面如有不妥之处，敬请专家与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年6月·石家庄

新凤霞是个“异数”

(代序)

吴祖光

新凤霞的又一本散文集将要出版，收记事文新作103篇。她着手大量写作，从1977年开始，至今约为二十个年头，几乎每天都在不断地写，于是就写了这么多。

出身天津南市贫民窟，到二十多岁在舞台上早已成名却还是文盲。进入新中国，繁重的演出之余，挤时间上了短期的公办业余扫盲班。尽管在舞台上红极一时，名动海内外，然而偏偏命运坎坷，横遭不幸，受到的是叫人至今难以想象的种种政治迫害和“造

反派”毒打。最终迫害成病，偏偏又被庸医误诊，落得半身残废。这就是新风霞的命运。

然而奇迹发生了。从1957年春天她在扫盲班的两篇作文在《人民日报》八版副刊上发表之后，直到1975年病倒之前再也没有写过什么。但是在病成残疾、被迫离开舞台失去用武之地后，却以笔作为她宣泄情怀的武器——幸而致残的是左手——不停地写了起来。写得这么多，这么快，也可以说又是这么样的引人注目。依我看来，一个自幼与文字绝缘、民间艺人出身的戏曲演员，有这样表现的，实在是前所未见。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今后将不会再有这种类型的民间艺人了。

她是我的妻子，我曾鼓励过她识字、读书，但是在短短的十几年取得这样丰硕的成果，实在是我始料不及的，深深感到这真是个“异数”，新风霞大可列入异行传。

为她叫屈的是，至今还有人怀疑她的作品是由我代笔的，尽管仔细审阅便知那绝对不是我的文章。她的风格我代替不了，写不出来。虽然有过不少同行朋友为她也为我解释，可就是不能消除这样的怀疑，那也就没办法了。

正是因此我就需要在这里说说她何以能写出自己的风格，而且又写得这么多的原因。第一，她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所以很少受到新文学以及旧文学的影响，作文章只能用自己熟悉的生活语言，一般人称此种语言为大白话。因之便较少新的名词、语汇和术语，这反而是一般作家所难以做到

的。这样也从而形成了她独特的风格。第二，她有惊人的记忆力。譬如，她记电话号码的能力简直可以和电脑比美。很多人的电话号码只要她拨过一次便牢牢记住，可谓过脑不忘。在这方面，我的记忆力太差劲了，连弟弟、妹妹、甚至儿子的电话都记不住。然而很多电话，哪怕十分疏远，只通过一两次的很久远的电话，她常常是应答如流而且毫厘不爽。因为，错了一个号也是叫不通的。这一桩，家里人已经习以为常，想不起的电话号码一问她便知道了，而外人碰到便往往大为吃惊，认为这完全是一种“特异功能”。这种记忆力是她能大量写作的主要原因。她的作品无论是记人、记事、谈艺、论艺都是她大半生记忆的结晶。譬如在那天昏地黑的十年“文革”时代，其中有不足一年的时间在她工作的中国评剧院，由于邻近全国政协所在地，所以极其偶然地在两个单位临时组织起一个老弱病人的劳改队，其中唯一的女性就是新凤霞，其他成员则大都是所谓“战犯”的老先生们，其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是逊清的傀儡皇帝溥仪。事情已经过去约二十年了，但凤霞写的关于与溥仪在这段短短的几个月里共同劳动中发生的一些轶闻趣事竟达六十余篇，已经单独编辑成《我和皇帝溥仪》一书出版。这一切都是她记忆力过人的表现，是她的写作大量产生的主要原因。当然，更主要的因素是她的勤奋，几乎每天在凌晨六时左右她便起床，洗漱之后，立即在晨窗下写作起来。写得这么多，即是这种持之以恒的写作习惯所致，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记忆的宝库似乎永不衰竭。

相形之下，我这个健康人的记忆力便与她相差太远了，过去的事大都忘却，尤其是近事健忘更甚。新朋友在一起过了一段共同生活常常有之，但事隔不过几个月再见时，却只觉面熟，名字就想不起了。甚至老朋友亦经常叫不出名字来，别人跑过来热烈握手，欢然道故，我却常是张口结舌，在苦苦思索着人家的尊姓大名，真乃苦不堪言。近年以来，有几个杂志，几个出版社向我约稿，要我写自己的回忆录。确实我也觉得该写，然而怎么写呢？往事一片模糊，从何写起？

谁都知道，凤霞一生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言难尽。小时贫苦，为生活挣扎，为学艺奋斗，这都是正常的。而成名之后，赶上新时代，天日重新，本应前途似锦，却是大难临头，九死一生，受到十分荒谬、残忍的不幸待遇。而其起因却由于我，带来偌大不幸主要竟是由于作丈夫的我的原因。假如她当时听从“领导”的指示和我“划清界限”，甩掉我这个“包袱”，她仍将十分幸福，顺水行舟，如座春风。但她却偏偏不这样做，硬自吞下苦果，承受灾难，弄到被赶下舞台，重病致残而坚持到底，终生不悔。

半生匆匆过去了。昔日舞台上的辉煌已化为轻烟消逝，而凤霞的回忆录却似永无止境地仍在一篇篇的写出来。她半身不遂，行动很不方便。我们自从把五十年代自费购置的四合院平房“捐”给国家之后，一直住在城东的四层楼上，偶尔应邀出门作客或看戏开会之时，常是由儿子或是年轻朋友来背她上楼下楼。当然天暖时她自己扶着栏杆或是拄着手杖亦

能一步一挨地艰苦上下，我看着这种情景总是感觉无限歉疚。总想到她年轻时行走如风，自然不需人背；如今需要人背时，我这堂堂男子汉却背不动她了。但我却是不甘心的，总想一试背之，却又总被她厉声喝退，看来这亦将是终身遗憾了。凤霞受的苦全是我害她的——谁害的我我可说不上来——而患难余生我竟连一背之劳亦无能为力，真是好不惭愧！

凤霞的勤奋和记忆力都还在兴旺之状，看来她的文章还要无尽无休地写下去的。

1996年6月

目 录

- | | |
|------|---------------|
| (1) | 为养家学唱戏 |
| (9) | 儿时学艺的一段回忆 |
| (12) | 万年牢 |
| (15) | 帮猴子演场戏 |
| (23) | 认字与读书 |
| (26) | 搭桌 |
| (29) | 跟小蘑菇演《拾玉镯》 |
| (32) | 为了吸引观众 |
| (34) | 观众没喝倒彩 |
| (37) | 忆演《风雪夜归人》 |
| (39) | 旧天津评剧界的“四大名芝” |
| (42) | 忆女子班 |
| (50) | 当亡国奴的经历 |
| (55) | 大伯当劳工 |

-
- | | |
|-------|-----------------|
| (57) | 说天桥 |
| (70) | 忆天桥第一步 |
| (75) | 天桥艺人的义气 |
| (85) | 演员的天桥精神 |
| (88) | 小疯子 |
| (91) | 舞台上的音效专家——天桥汤瞎子 |
| (94) | 天桥钻圈的人 |
| (99) | 天桥三老 |
| (101) | 天桥大力丸 |
| (104) | 天桥拉冰人 |
| (107) | 大狗熊膏药 |
| (110) | 天桥的“茶汤李” |
| (112) | 天桥的几作地摊小吃 |
| (114) | 天桥的“五处忙” |
| (116) | 吉祥如意 |
| | |
| (119) | 我与“小人书” |
| (122) | 军人的怀念 |
| (125) | 骑自行车 |
| (128) | 打出交情 |
| (130) | 和京剧演员同台演戏 |
| (134) | 回忆排《杨三姐告状》 |
-

-
- | | |
|-------|----------------|
| (141) | 我演娟子 |
| (144) | 回忆排演《花为媒》的那段日子 |
| (151) | 谈谈新旧《花为媒》 |
| (156) | 难忘一毡之恩 |
| (158) | 卖包子 |
| (161) | 好人定会有好报 |
|
 | |
| (165) | 长发真情出异彩 |
| (169) | 角色与服饰的协调 |
| (171) | 化妆的粉彩 |
| (174) | 声带不应唱坏 |
| (177) | 评剧上场对子 |
| (180) | 不要忘记幕后戏 |
| (183) | 要善于控制自己 |
| (186) | 舞台人物创造二题 |
| (190) | 一新、二熟、三油、四丢、五流 |
| (193) | 让路 |
| (195) | 走自己的路 |
| (200) | 献身艺术的酸甜苦辣 |
| (209) | 练出艺不压身 |
| (213) | 演戏随想 |
| (219) | 我看北京曲剧《烟壶》 |
| (221) | 说说心里话 |
-